重峯先生封事

全

一

重峯先生東還封事

先上八條疏　甲戌十一月

臣頃於西行之時借得四聲通解於黃州譯官已知質正事二十條之意至玉河舘不能出入只令通事白人請質則所釋之言不外乎四聲通解臣竊愧素餐而無裨於國家方以為惧道遇士人王之符舉以質之則略說三事而哂之曰質正之來只為此事乎若此數物除是方術之士乃能盡知而必欲强聞則在聖門為玩物喪志於吾儒為博學小人臣竊愧斯言臣思　祖宗之朝所以必遣質正而不已者必欲詳究夫明王聖帝大公至正之制長治久安之術以措一區之民於大平之域故寧勞駟路之殘卒

而冀聞斯今之善政將大爲袪弊興化之本也顧以微臣
識短慮淺才踈言拙固知鄙俚之辭難溷 聖明之聽而
道見貢馬之死于來平者猶東其首問之通事則曰每見
吾地方之馬死必東首云夫馬不忘本而臣不如馬臣之
所深恥也故敢以耳目之所聞見而關於治道者僭議其
我國之所未盡善者恭備用中之擇伏願 聖明之留意
焉

聖廟配享

臣竊見嘉靖中改題文宣王之號爲至聖先師孔子之位
顏子以下俱改去爵名故廟額不曰大成殿而曰先聖廟
位版長短不敢揣摸矣但孔子則朱漆而書以泥金長[illegible]

一尺餘廣二寸強四聖以下則稍短趺不滿尺朱漆而書
以墨字從祀以下則又短下不用趺房刻木爲臺以安之
俱無櫝臣伏覩今年五月所下位版尺寸考啓之教而想
臣所見則隆慶年間出來大學志所記尺數定是周尺而
不爲布帛尺也明矣且大學東西廡中位各有爐而我國
則兼設一爐此事恐當議改者也故臣愚不諒賡揣而爲
圖于後以冀 聖明之照定焉臣謹按文宣王之所以改
稱孔子者葢以漢平帝時王莽騁其奸謀謬稱爲褒成宣
尼公唐之玄宗始謚爲文宣王顏子以下秩稱公侯伯其
封公封王者於夫子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道則一
切悖亂而徉尊聖人以欺天下曾謂責家臣之詐而易大

夫之簀者其肯安饗斯名于一刻乎況自稱皇帝而以其所以封其臣子者強加以王充非所以尊聖人故嘉靖十年因大學士程孚敬之建言一改千載之誤而我朝久猶襲陋恐當議改者也盖尊其人者將以用其道也世之人君徒爲外貌之敬以示學者而不能躬行聖賢之言故古今天下治少而亂多如魯定公用孔子爲司寇夾谷之會雖喜其却萊夷之功而女樂蠱心君難臣不易之言不思其興邦則不知其接淅出境而魯以日削齊宣王處孟子于賓師易牛之心暫信其保民之說而切利蔽錮與百姓同樂之言疑迂於爲王則授室饗弟子之言不是以止其出晝而齊亦速已歷代之所謂尊聖賢者誠出於魯定齊

宣之下而求治於魯定齊宣之上不已難乎此徒尊外貌之所以無效而　聖朝之所當深戒者也臣又按東西廡之列林放蘧瑗公伯寮秦冉顔何荀況戴聖劉向何休賈逵馬融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王肅王弼杜預吳澄等不在其中后蒼王通歐陽脩胡瑗楊時陸九淵薛瑄等皆與于列盖從祀之典所以報聖門之有功而示來學之趨向也秦冉顔何則未有所考矣林放蘧瑗不是升堂之列而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亦非純儒故出于從祀而放之好禮瑗之寡過則可爲人師鄭衆諸人翼經之功不可不紀故各祀于其鄉公伯寮身遊聖人之門而嘗欲叉害夫子之道荀況謂性爲惡而謂思孟爲亂天下戴聖身陷

贓吏劉向喜談神仙賈逵附會讖緯馬融貪鄙附勢為梁冀草詔以殺李固何休觧春秋黜周王魯王弼宗旨老莊王肅佐司馬昭簒魏杜預為吏不廉為將不義吳澄出處不正而學又歸禪是宜見擯于洙泗之列不可表章乎多士者而貞觀元豐正統之際朝無真儒擇之不精馬端臨固嘗有議弘治諸臣亦多請黜而禮部阻格議竟不行世宗皇帝以大學士程孚敬之言斷然改正一洗前代之謬見先聖所惡似是而非者幾乎不能眩後生之耳目而其在我朝尚列于從祀恐當議黜者也后蒼始註禮書而大小戴之禮學賴以傳世王通學近於正而格言極有者揚道不到處歐陽脩扶聖道闢異端之功朱子稱其為仁

義之人胡瑗倡乎已治乎人之學首洗隋唐趨利之習揭時唱道東南獨承程氏之緒而下傳羅李以及朱子薛瑄奮乎絶學篤志力行追其道成德立進仕于朝則高風大節砥柱乎奔流退而講學則隻句微言日星乎中天所以弘治中附以揚時嘉靖中益以歐陽胡薛者也而我朝似當講究而從之者也獨陸九淵之學不事講問而專務頓悟當時朱子固憂其說之為害而流傳益遠人惑愈甚舉世靡然胥歸禪學如王守仁之敢為橫議詆謗朱子者而尚請其從祀則是必江西之人習熟見聞而簉仕者衆力佑象山以至上誤朝廷下誤斯學（此說聞之王符及大學士）之如此之流臣恐不可效尤而苟從也臣又見聖廟西北又有啓聖

廟啓聖公孔氏在北先賢顏無繇孔鯉在東曾晳孟孫在
西東廡有先儒程珦蔡元定西廡止有朱松盖學宮所以
明人倫也顏子曾子子思在於廟中偃然先享而顏路曾
點伯魚杳然居下於常人亦有所不安况聖賢乎故熊禾
洪邁曾有别設一廟之議而弘治中程敏政又嘗建白至
于 世宗朝乃作别廟春秋釋奠同時行事所謂子雖齊
聖而不先父食者至是無遺憾矣臣愚竊念我國文廟之
西有地閑敞若議立廟而春秋同祀則庶乎倫全義安而
一國之爲父子者定矣臣愚又因 中朝從享之事而深
有所感焉盖士習之趍一視其上好之所在而 殿下頃
於館學儒生諸賢從祀之疏屢陳而不 允近臣 經席

之啓亦不領可是實退一世向善之心也臣竊憫焉夫金宏
弼肇倡道學而有繼往開來之業趙光祖繼明斯道而有
拯世淑人之功李彥迪體道純篤而有扶顚持危之力茲
三人者求之 中朝則許衡薛瑄之外鮮有倫比而求之東
方則薛聰崔致遠安裕之徒未有及其見到處者況如李
滉集東儒之大成而紹朱子之嫡統進則引君當道之誠
懇懇乎章疏之間退則因才設教之意切切乎講論之際
善者聞言而景慕惡者望風而自戢當今之士稍知尊君
愛親而有禮義廉恥者皆薰其德而興起者也但國家既
不能大用於生時識者已嘆其太平之難見而又不肯崇
奬於死後不惟媢嫉放誕之輩旁觀竊喜而昔之興起者

咸有沮喪之心甚有登其門而湼迹于聲利者不及其門
者將何所賴而爲善乎嗚呼從違之際若不大開而士習
之邪正已判于此　殿下其可謂重難而不之從乎夫后
叅諸賢雖非前代之所嘗祀而　世宗皇帝明知其賢則
從享而不惑公伯寮諸人雖是前代之所嘗祀而　世宗
皇帝明知其不賢則黜去而無疑林放諸人俱有一長之
可取則各祀于其鄉而不沒其善其他近世諸賢如章懋
吳與弼陳獻章胡居仁陳真晟蔡清各有功於斯文則
皇上命祀于鄉而不以　先朝之所未定爲嫌遼東城中
亦以管寧王烈李敬張升胡深賀欽立祀於書院無不賜
額降書其所崇奬者惟在於其人之學尊行高而可以風

勵乎後學者耳略不拘攣於古今如此況此金宏弼四君子所當從祀之議朝無異言士無異論而尚此遲留者謂斯人爲不賢乎臣伏願　殿下亟擧四賢列于從祀不徒尊其人而又必用其言盡取其所嘗啓沃之說而日陳于前以資　聖治如四賢之親達于　冕旒而又推其餘使八方士子知所矜式則庶乎褒崇獨用兩盡其義而待文王而興者蔚起乎凡民矣

內外庶官

臣於官制他無所考謹得搢紳便覽兩冊雖纘以進大小京官及外至兩直隷知府以上都載于此其他外官不盡載錄天下庶官如此其多而注擬之際一皆難愼或有缺

官則六部都察院會議擬望之人僉論皆定然後吏部只
擬二望以進而 皇上點例於首薦夫以中夏人物之
盛而豈無三望之可擬者哉誠以人才難得而庶官之中
一或非人以間之則害流於生民而禍及於國家故下不
敢以非才苟充而上不敢以私意苟任一被選授求無劾
駁之議既到其任又皆久於其職九載三考乃定黜陟故
官邊帥亦以家累自隨率為經遠之計故庶官多盡其職
而百姓多得其所 中朝之所以保大享安者有由然矣
臣竊惟東方人才之盛視中夏不滿二十分之一而屢經
斬伐士趍隨訛以至于今則三綱不明義利莫分求其經
邦論道者蓋難屢遇而求其當局思職者亦不多見矣故

曹乃於注擬之際論不豫定坐于政廳然後執筆始議三
望全合者無幾矣至於闕影貧乏之際則僅備一望餘皆
苟充而　上之所點乃出於人望之外群情所以不厭公
論所以喧騰而不免抽東補西朝授夕換京外官負未諳
所職之為何事而或有坐席之未煖者絶薄盜財祗陌於
姦吏之術而迎新送舊差人發馬奔走千里之外以破殘
民之産者又中原所無之弊也中原為官負者雖遠赴千万里之外者只以私馬私人運其家小一馬一人不煩官力所以弊不及民而人全恒遞也且其新除之人不合牧
民之官則遠議遞差可也而必於當行之日乃始啓罷遠
來官屬之初持一月粮者又出月利留待新官之發則歸
家賣田僅償月利而家已告絶矣一歲之中貶罷者不止

一二而爲一官來迎者不啻百人則一年之中以此而失
業者不知其幾百人哉嗚呼吏曹用人止於暫時之不察
而四方士民無不被害其可謂細事而不之改乎臣伏願
聖明體伊尹其愼之訓思孔子才難之嘆 申飭吏曹
使其須先論定洽於公議然後乃充其望如其乏人不須
塡三而自 上恒惧誤用一人而國事一以僨數易庶官
而赤子被其毒罔及私昵而惟其能罔及惡德而惟其賢
必用首選而久任其職待其奮庸熙載然後乃加超遷則
庶乎人人知勸而民獲其所矣么麽賤臣非不知議時政
之爲獲罪竊恐國危民艱都在於任用之非宜目有所擊
口不敢默惟 聖主之矜憐而必察焉

貴賤衣冠

臣竊見　中朝衣冠之制幞頭軟脚名曰鴈翅其制句曲其端横拱之而曲處向上有若翠翮奮迅之象故又名展翅紅袍青袍襞積一如道袍而不如圓領其他常服自上達下不尚浮大而距地寸數如一臣竊考洪武間所定之䂓文官之衣距地一寸武官之衣距地五寸袖濶俱一尺袪口文則九寸而武則僅容出拳騁便也　於穿衣撤直領其制前如帖裏後如直領左右兩旁各有襞積今雖文武同制而其整齊端嚴之象宜若可倣也儒巾之名或曰民字巾盖形如民字故也其制或竹結而裹以緇布或糊紙爲之而着漆雖常着而行于烟雨之途不如我國士巾之遇露輒壞其體端平不甚

尖斜八道士巾之極詭者若令倣此改之則庶合於瞻視
矣擧人之在監者及武學生之參禮于西庭者俱服儒巾
黑圓領其他學生中外俱服襴衫盖玉色而緣以青絹緣
廣二寸東土之所謂青衿者與此大異既不能盡從斯制
則不若勿施青衿之爲愈也官者之巾竹結布裹形如帽
子有職者有簷自頂後上起高於帽一寸形如立尾然無
職者止着帽子但以布自前裹之垂其餘于項後長幾半
尺所服之衣或穿蟒龍帖裹或穿衣撒直領前如帖裹後
如直領其長俱至於踝帶用細條兒雖侍立于 榻前者
止服此衣祿薄之官亦所易備者也文武庶官皆佩牙牌
以記職名而俱黑其綬官者牌綬則赤以别之其衣服之

有章如此謹圖其巾綬之制于左遼東廣寧雖是邊郡而任事掾吏巾如録事知印以下巾如書吏而稍高倶服團領小縣如撫寧豐潤之吏莫不如是盖守令冠帶聽事則吏不敢不服其服而我國外邑之吏於守令冠帶之處或戴深簷胡笠或戴平笠而倶無禮服甚不如人形平壤義州等處吏服尚同各司之吏他邑吏服着令依此改之則雖刀筆之賤儼具禮服而庶無恠僻之習矣男童不編其髮十五以下則剪而垂之十五以上則總於項後倶戴帽子族人有喪則白以終期卿士庶人之子倶待二十然後乃冠其不求速成如此女人既嫁者束髮于頂而加以髻髻其制壯人結以鉄絲南人用竹為之倶裹以絹又捲絹

爲首帕名曰鈒子冬月則或以毛皮爲之名曰煖額自額繞髻結于項後而上横以笄婦人因事出外則餙鈒子以文絹或加皮金新婦親迎之際亦止戴此而或施七寶粧嚴俗所謂花冠也背子之袖甚闊而無長衣其長裙不施襞短而不務豐飾其衣冠靚粧而猶有儉約之俗如此臣路見向化達子之婦又見其進貢迴還之輩我國童男及女人斂髮之容不幸而近之是雖習俗流傳之久而於聖主一變至道之機若又因循則異時華史之筆謂朝鮮爲冠帶之國乎臣竊聞卿士之家或欲倣此以斂其男女之髮而曾無 上命故未敢擅改若令士夫先行而民效以漸則庶乎變夏之不難矣腦包即我國之所謂耳掩也

其制雖小而便於常着女人則惟老病者服之而其制尤
小易備臣愚竊念國人耳掩好尚侈大常民則循用兩具
之皮女人毛冠幾用三具之皮其所謂大耳掩者幾用五
具之皮以故皮價甚高貧而老病者雖欲貿着而不得若
令依此改之一禁侈大之習則庶乎皮價不湧而可以徧
及于老病之人矣中原雖有笠制而人不能備其出行之
際文官着忠靜冠武官着毛帽而有簷儒用儒巾或着方
巾吏用吏巾常人皆着帽子而東方之人不論貴賤通戴
笠子虛費重價若從華俗使吏士常着其巾庶人止戴帽
子則随土所産或染苧布或染麻布而為之不必用毛段窮人庶無費價買笠之患
矣大抵中原衣冠之制不惟簡約易備而如今天下同文

之日如雲南貴州距京師萬餘里曾是椎髻侏離之域而大小男女一遵華制況我箕邦距京師不滿四千實與五服諸侯無異而男女衣冠多有可羞者臣謹具鴈翅儒巾髫髻(具簪)錽子(錽飾以金)以進 殿下若謂時王之制不敢不遵則臣愚敢請以此下于工曹使其視爲式樣如腦包巾帽衫袍襞積之類令之行通事詳敎工人裁紙爲樣廣頒于八道使其改之有漸則衣冠之悉從華制者庶爲實語矣

食品宴飲

臣竊見中原之人無不節用官員家供止以數器自從私家所食尤尚儉素宴飲之際酌以小鍾限其行數不敢踰節亂性荒廢厥事所以公私饒裕庶政不墜而我國之俗

專以豐饌崇飲爲務財盡而不知憂民窮而不知恤上合
而不知從以暴殄天物而斲傷國本者罔有紀極內司庶
官雖行家供而豪奢之華盛備饌品貧約之士羞不能及
或有無故呈病而不勤職事者里巷之間不計遠慮而靡
費尤甚嗚呼此是何等風俗而不思改之乎外方列邑雖
有限品定器之敎而視若迂言專不奉行間有欲遵朝命
者而經行使臣視其饌品之豐約以定其人之賢否盛其
供億則以爲其倖賢而敬上也薄於自奉則以爲其倖矯
情而干譽也紛紜詆罵論議靡之名爲有識者方且靡而從
俗圖免人言無知守令又何足責是以君無故亦不殺牛
而營吏趁從亦必屠牛以饗之大夫然後乃得三飯而七

歲猶況或具多品以四飯甚至如　天使之來止於大邑
間設九爵之宴而私行無賴者亦皆張筵設樂竆宵酣飮
彼酒與饌亦非天隕而地湧也輪定邑吏爲肉禮房月給三
斗之價而官負所食者或至十斗輪定官婢爲酒每月給
三石之米而官負所飮者幾至二十石以至客舍將校困
於燈席園頭官奴困於菜果責田徵族侵索村氓而猶不
能支則裂衣爲囊相牽而逃之嗚呼中原庶官一雞一魚
不敢橫歛于民間而我國爲官員者以養口腹之故而病
及于　祖宗之赤子者不知其幾千萬則可不君臣相誓
汲汲乎菲食以正供也哉而況邊方將士尤多崇飮於其
隣境守帥及兵水使之徃還也名爲迎送之例而推牛釃

酒載之貨執寶甕鎭越境而浮觴倒觥劇飮連日兩界兩南
莫不如是此不惟劉剝殘卒之爲可慮而賊乘其虛則誰
復防守此李友曾之所以昏醉不知釜山之陷而他日之
患不可謂必無也嗚呼中原之地酒禍猶少而我國之人
崇酒夭死者不可勝紀雖彼以欲敗身而在 聖主躋世
壽域之心寔所矜憫而凡百禍源不可不周防故臣謹具
小鍾十枚以進伏願 聖上法 皇祖之禁錄體 光廟
之戒酒二以垂揚于京中八以垂揚于各道使其做爲白
鍾於大賓大祀鄕飮鄕射之際一從華人之禮刻定爵數
俾勿縱醉以喪身其他非時非禮之宴及與私行飮過三
爵者一依酒誥之法則庶無糜財病民妨政廢事之禍矣

士夫揖讓

臣到禮部見其坐起之儀堂上未坐之前郎中員外郎主事司務觀政進士東西相向立于堂上(主客儀制司立于東二司在東故也)(祠祭精選司立于西二司在西故也)而暫揖在前列者又顧後列而揖(在東前列者東顧而揖在西前列者西顧而揖)歷事監生相向立于東西階上堂吏立于其後堂上自後閤出坐則郎中以下俱北向堂上立而揖(止一揖于三堂上不各揖)堂上於椅上微揖郎中以下分立東西相向一揖(自與其郎位相揖也)而出(主客儀制出于東祠祭精選出于西)監生堂吏以次進于簷下一揖而退郎中東向立于東夾室之下(祠祭精選司郎中則西向立于西夾室之下)員外以下西向對立(祠祭精選員外以下東向對立)進士俱北向西上(祠祭精選北向東上)相與齊揖員外以下又就于郎中

之右進士連立而相揖郎中進于夾室之門員外以下俱還于西向立位祠祭精選則還東向立位進上退數步俱向郎中相揖而退于其局郎中以下同坐議事外官白事者立于庭下進跪月臺上郎中一人手持揭帖一揖而置于堂上之案堂上曰起來外官乃起一揖而退堂上受投文即我國人之所謂所志也先呈于通政司而印分于諸部分付于四司退歇于火房郎官詳議其事白而决之以故凡奏下公事不過一二日而覆奏民牒則即日决給其爲禮貌雍容整肅而其治事務商確可否不使積滞即此一部而他司之事從可知矣嗚呼 中朝庶官之好禮勤事如此而我朝六曹等處禮貌踈而弊風嚴戲慢無理之事今雖少革而佐郎之於正郎猶不敢仰

首與言故凡有公事一付之曹司佐郎佐郎不能盡治其
事啓下公事或經旬月而不思申覆軍民訟牒不賂于
書吏則不即决給臣恐不除此弊則國事終無可治之日
矣臣又見士大夫相接之禮例讓其左(以左爲上故也)先就其右
齊立而相揖立于左邊者又就右邊人之右而同揖(不相向而)
揖遇門必讓遇路必讓堂下官遇堂上官亦不避馬立馬
于道傍擧鞭至帽(以此爲馬上作揖不俯首)其遇等夷則擧鞭至眉爲
主者送客于門必三揖以讓(主人請客乘馬客請主人入)然後乘馬乘
馬者擧鞭至眉然後主人揖入觀其揖讓之意恳協而有
文臣等與華人相接亦以此禮而不能夙習到底生踈多
被人笑臣愚竊念國家事大之際禮貌最關不於平日常

習而臨使价學於通事未免有扞格之羞承文提調曰課置簿之坐文官月有三會之例若於此時令學官通事之久諳其禮者導而習之朝行閭巷之間以次傳習則他日爲使臣者得免豪驄同聾之恥而搢紳相接之禮亦不苟率矣

師生接禮

臣聞國子祭酒初赴任日及正朝冬至諸生四拜于庭中朔望祭酒率其僚屬與諸生拜聖（先行四拜禮祭酒親上焚香俯伏興降又四拜）之後坐于彜倫堂則諸生一跪兩揖于月臺上常時止行一揖而祭酒於拜於揖皆坐椅自如不如成均官員之降立雖公侯伯及新進士之謁聖者無不四拜于簷外而祭

酒司業亦坐椅自如盖尊師道也惟外邑學生之行正至禮于守令教授也亦行四拜守令答兩拜以揖而立受兩拜守令教授例以朔望率諸生謁聖而坐于講堂則廪膳生員及(諸生之中稍解經義者名爲廪膳生員官給月料一石俾教童蒙如我国外方閭學訓導童蒙學長然)諸生以次就于月臺而一跪兩揖訖廪膳等進立于椅前則守令將廪膳所教童蒙之書讀過半月日課(同學者衆故可以遍教于一朝)後廪膳揖出退于其家則童蒙跪揖于廪膳一如廪膳之跪揖于守令(正朝冬至無不四拜而廪膳答兩拜以揖而拜則立而受之)常時則生徒齊立一揖而教授廪膳坐自如除休日外無有不講之朝是以山海以西垂髫而挾冊者甚多有之閭巷之間誦聲洋洋雖至貧至賤之人力辦銀錢(童蒙之輩月以一錢銀行束脩)

之禮廩膳子必欲送子于學其所以爲教者雖非三代養正之
方而自少至長拘束以禮貌激礪以名教使一世人人莫
不觀感而思奮此　中朝之所以多士濟濟而用之於四
方不患不足之者也臣愚竊念我朝師儒之初坐講堂也諸
生止行再拜之禮而正至無拜賀之節朔望無謁聖之官
在泮儒生但於朔日拜廟而師生同拜之儀則寂寥乎無
聞宗親始冠者及新巾生進文武科者雖有謁聖之例而
無拜于大司成之規童蒙革有日講之徒而類皆草草無
序僕僕過恭而無排行揖讓之禮外邑校官之受料者皆
徒費公廩而不知有聖廟學長之無料者又何能責以禮
教是以名爲業儒而得中科擧者猶不識禮讓之爲何事

托身校籍而不讀半行者能知遜旁之風乎其所以從幼抵老蠢然無識以至傷倫而敗紀者雖彼師儒訓誨不力之過而臣之愚意竊恐 上之所以爲教者猶有所未至也今若師生相接之禮朔望謁聖之規必令內外一依中朝之制然後乃能有所據依可行而外學學長須以貲耗之積於無用者給其月料責其教督雖初學千字者莫不講揖則庶乎人思讀書士皆由禮而有用之才可得培養矣

鄉閭習俗

臣竊見山海以西每村立鄉約所遼陽以西多有關羽廟廟前開敞可以會衆故作門懸牌曰鄉約所問于撫寧等縣人則曰每月朔望約正副正査

月會見于知縣只一拜三叩頭而听命問于永平人則曰約正副正直月等以朔望會見于知府四拜于月臺上則知府降椅立受（其禮不同者臣之愚意竊恐爲約正者是士人則責以成禮而官亦立受爲約正者是庶人則不責其成禮而官或坐受也）約正等進立于知府椅前同聽其教聽訖一揖而退各於其所會其約中之人相與爲禮而講其所聽之教所教者是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隣里教訓子孫勤作農桑不爲非義等事而　高皇帝所定之教也其目詳備雖不及于呂氏鄉約而其綱簡切易以牖民故民咸信之村巷之間多有列書于墻壁而相與誦習是以父子兄弟雖多異爨而不忍分門割户婦姑娣姒不相勃谿如遇正至及生日則雖一間小屋之人必以四拜禮

賀于家長家長坐於椅則妻妾先賀諸弟次賀弟婦与妹次賀諸子姪次賀衆婦女次賀諸孫次賀雇工男女各以次拜賀雖賤男賤女相遇於道亦必作揖婚姻之禮必以親迎族人有喪則男女長幼俱以白衣白巾終其月數四歲童子亦能作揖叩頭厮夫走卒一無斂髮之不正者而立必拱手齊足遵劃之地雖被千百年胡俗之染而大明之化所作新者如此而我國之地本以禮義之邦加以 列聖漸摩之教薰蒙 主上維新之政歲歲命令之所發惟化民成俗之是務宜乎户有善人鄕有厚俗而頃年以來民心日漓綱常之道板蕩于世父而不知教其子子而不知孝其父兄而大不友于弟弟而大不克恭其兄夫不能御其婦婦不能順其夫爲鄰里者雖是功親而日

以鬪狠爲事爲朋友者雖是達官而日以狙詐相高在家而不能脩厥行故事君而不能盡其職方命而虐民者徧於內外以臣觀之可謂臣不臣而子不子也嗚呼臣不臣而子不子則爲君父者可謂有其國家乎所謂雖有粟吾不得而食諸者誠可寒心究其所以然則雖由俗尙之澆漓而臣愚竊恐　上之所以爲教者猶有所不至也臣聞之故老己卯之歲寧邊之民有貧不能養其父而棄之於壑者聞鄕約之書降自朝廷即日迎歸而竭力以養焉嗚呼若此不已則幾何而不爲善俗乎今雖印　頒其書徒藏於禮房之笥而不經于守令之心民間雖有窮閭願見之人而一不聞書中之意如何則寧有不待教而之善者

乎臣聞 高皇帝須教條旣使守令集父老而告之又令里正執鐸徇路而遍曉之雖有良知良能者必待善言善行之習於聞見然後乃可思奮而國家之所以牖民者播告不豫聽其自爲所以守令之怠惰而善人之不興也議者或以謂不先養民之政而徒擧導民之術則只益紛擾而無益於治此言誠是矣今者養民之政旣不汲汲然議行而道民之術亦付相忘之域臣之愚意竊以爲子雖凍死不可奪父之衣弟雖餓斃不可攘兄之食今有犯此者則決不以窮年而宥之而所以不奪不攘興孝興弟之日則獨諉之窮民而不思豫防於不奪不攘之前及陷乎罪然後乃從而刑之是實罔民而非仁人之所忍也昔者宋

帝之泊舟於崖山也臣在呼吸之頃而陸秀夫猶書大學章句日與諸生勸講誠以流離顛沛之際人不知親上死長之道則不可與一朝居故也況今 聖明臨御國家閒暇之時岩廊之列猶有望治之臣草野之中不無向善之士已頒之書若令奉行使其勸講之方略依 中朝之制守令教授例於朔望謁聖之時同對約正校生而明諭其義使之私會而教之設食一事俾待豊年而乃行則弊不煩而民易從將數之倫庶可復叙而已薄之俗庶可還淳矣

軍師紀律

臣於薊州之路見黃宰數千騎兵粮以行不敢恃衆而掠

人之物又以騾驢駕兵車(車上有樓可容四人者二蓋將車也有樓而懸鼓者二蓋鼓車也車上一面用板蔽之如防牌者數十蓋將列于水口城絕之處以防胡兵也)數十兩甚于田旁不敢取田禾一束以秣其驢臣竒其師行有律而問之則曰㺚虜寇邊劉鎭總兵官戚繼光令中軍將倪善領幾縣軍三萬以赴之蓋以主將威信之素著故軍畏其令而不敢擾民也臣曰此而窃聞西海坪伐穀之舉平安內地之軍一無統轄而所経所止之地恣取民田之禾以飼其馬前秋失收今夏又旱纔付晩種以待西成者一被師毒便爲赤地繞田寃號之狀有不可忍見是則不待伐彼之穀而先害吾民之穀也假令伐盡彼穀而所傷於我者已不啻百倍況一藁之伐又不可得乎若令某邑守令帶領某

州某縣軍而來如宣川郭山軍令龜城府使帶行咸從永柔軍肅川府使帶行使士卒豫知所隸前期訓試則習嘗事易使也或啓行之日即嚴軍令使不敢一毫之掠人則庶乎臨敵對陣而可得用衆也今則先無號令後無節制如驅狼羊略無統紀不待交兵而狼狽之勢已形故歲動關西兵馬一不得伸威於一部落之羸胡脫遇勍敵則土崩瓦解定在須臾之間矣蓋兵之強弱在於主將之才劣而不在衆之多寡故須如金秀文者亦屢深入矣而未嘗遠動內地之軍止用江邊土兵而不至敗衄近歲愈勤遠兵而愈未見功成秖益取笑而召侮若於敗事之後徒治其罪而不有以豫教則臣恐犯罪者日積而邊無奠枕之期矣臣聞 中朝養將之制既置武學生教之讀書而

又於科舉之際試以備邊三策然後乃拔而用之故雖爲
備禦守堡之職者亦多知書諳事而思盡其職者其中如
戚總兵繼光者雖是襲職而亦嘗受學於梁玠以長許多
知見臣於道路聞其爲人秉公持正憂國忘私頃嘗備倭
於南方也始勤募練變弱爲強子犯軍令收而斬之曰爾
不用命孰肯畏我自是三軍股慄遂無懈頹之習莫不以
死力戰而方張之虜乃潰而散江南沿海之所以迄無大
警者蓋緣戚公之所以嚴軍法而振士氣屹有名將之風
故 穆宗皇帝移置薊門倚爲鎖鑰頭臨大敵申飭關防
以明備禦方略而又於內地大書約束之文周揭于城門
其在平日撫養士卒雖極其至而及其犯法則不少容貸

雖參将以下親決四十以上夜不收夜不收是軍中諜知虜情者或傳虛報以惑衆則執以殺之使一軍之人知有主将而不知有達子是以勍寇當前而人不動搖關山海內之人咸曰戚爲揔兵楊爲揔督楊揔督名兆曾爲順天巡撫而有聲者邊鄙之人賴以少憂云臣以是而觀其所爲文三帖其戰亡士卒莫不爲文以祭之其行師戒律莫不虔誠以告神漳州門記之作則思以禮義養士梁玠遇寇而不屈則詳記而嘆其大節三忠有祠景跋之不已匹婦守義勒碑而不遺其他尋常所吟詠者無非所以許國而報主者其忠誠懇切而品式備具雖古之良将無以過此臣竊計國家之所以任干城者始雖勉而清勤由其不學而無術故及其位重祿厚則自

謂志願之已極而不肯鞠躬盡瘁思所以畢命於 王事者惟其私之所在則必極力以遂之是以卒如悍馬而軍威不立邊如突堤而國勢不競將來有望者惟以即日老將為限不思矜奮以及于古之烈將則他日或有可虞之事而必之無人收拾矣如戚公之文可以為法於斯人故臣謹具三帖以進伏願 聖明以揚兆戚繼光之事 命儒臣作傳而并印其文廣布于中外將士使倚命自畫之徒有感慕而興起則彼知當今之世果有如許名將雖畜翅囬谿之人終能奮翼於繩池矣允茲數條雖若微末之事而有關於士習民風蘇殘補弊者為甚切故臣愚不自揆敢悉見聞伏願 殿下勿謂賤臣之言而惟念國事之非

議于大臣丞謀所以區處者則東方士民不勝幸甚然而
天下之事不先其本而徒務其末則雖善政日下而民不
蒙澤嚴刑日施而吏不知畏故臣謹以 中朝之倫奉勤
政壽國安民等事特欲具草隨進而驅馳之餘未暇繕寫
且言涉於大政大事懼犯出位之誅以觸 雷霆之威未
敢遽進 殿下如謂天命不敢不畏而王制不敢不從國
本不敢不固而民窮不敢不恤 許臣螻蟻之悃盡達于
四聰則臣請冒死仰露愚衷滓纖微臣不勝斧鑕之誠
冒瀆 宸嚴輒以為𢽾惶懼屏息取 進止

擬上十六條疏

臣歷觀世人之情多有忽遠而喜近世之遠者則雖以堯

舜之至治而茫乎若迂遠然時之近者則聞其一事之是一政之善而慨乎有企及之心若於近者事事求是言言取善奮然立志而行之不息則可爲堯舜者去此不遠矣或於近者亦懈怠焉則不惟堯舜之難企而求如之何者將在朝夕誠可痛心矣臣竊觀　中朝之事而較之我國文軌宜同而見行規模或有詳略之不同者或有煩約之異宜者詳而約者文明富庶之所在略而煩者不惟因循踵訛之可恥而財匱根傷民散國危之憂正在乎此臣謹以切於事務者鑑陳於前而復以關於根本者開列於後伏願　聖明勿以謂狂妄之言而　平心徐察則不無少補於　聖治之萬一矣

三 格天之誠

臣伏見通報 皇上憫念畿内亢旱築壇宮中竭誠露禱通行諸司一體省戒中外人心無不感悦云此雖 殿下之所嘗行者而諸司省戒之目則徒有文移而全不奉行九重之内避殿減膳而山陰江曲群屯私飲之無忌白屋之間餓莩相望而州樓縣舍歌呼遊宴之自如是雖由於紀綱之不嚴而臣之愚意抑恐 殿下格天之誠猶有所不至也昔者 太祖高皇帝一月不雨則日減膳素食謂近臣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從時軍中所需蔬茹醯醬皆出太官供給今皆以内官為之愼其煩擾於民也既而大雨群臣請復膳 上曰亢旱為

災宗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食旨能
甘味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天災但當謹於修已
誠於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 從憲
大王稍遇水旱民或艱食則即徹內入酒膳以至回天轉
災然後乃復其初臣愚未審 殿下之所以遇災脩省者
果若是乎古之王者凶年飢歲則趣馬不秣膳夫徹膳大
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故如漢之元帝只是中材之主而
亦嘗減其馬食膳羞分賑饑民今者雖有減膳之名而司
饔魚物之進饑民之怨咨依舊也司僕穀外之草當減而
不減況望減其穀食以賑饑民乎是以大夫不知不食粱
之為義士謂飲酒不樂之為何事而外邑庶官則方且耆

民自甘益于天怒矣臣伏願 殿下先盡修省之道以爲
格天感人之本而 申飭內外庶官其於約己勤民之政
一務其實而不尙虛文則庶乎民不凍餒而天不懠怒矣

追本之孝

臣伏聞 太祖皇帝嘗遇 仁祖忌日詣廟祭畢退御便
殿泣下不止謂侍臣曰往者吾父以十月六日亡兄以九
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値此其
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泣下不
能仰視臣竊謂常人之情如遇困苦之際則或念其鞠育
之勞及乎安富之極而心汨於奢欲則鮮有思其生我之
恩者而 高皇帝方極富貴而追慕之不弛所以孝心感

通而民德之歸厚也臣又聞 英宗皇帝謂大學士李賢曰朕五更二鼓早起雖有息疾必行拜天之禮畢省章奏剖決訖朝服奉謁先殿八廟皆拜出則視朝退朝母后有命則兩日一朝左右皆曰何乃自勞如此 帝則斥其言之阿諂而不已其禮如此然後兩宮之情日相驩接而讒邪之言罔攸離間矣此天順之治所以有光于晩年者也臣愚伏念 聖孝出天至誠蓋孚其於 太祖追遠 英宗日朝等事非不常行而未嘗說與群臣一國臣民將何所取則伏願自今以後因 太祖英皇之事而益信聖德之不孫 亦文子文孫之法而永開誠孝之不匱則孝理之敎不獨興孝於當年而抑且錫類於萬世矣

陵寢之制

臣聞洪武中初建皇陵量度陵界將築周垣有司請徙民家墳墓之在旁者 高皇帝止之曰此墳墓皆吾家舊隣里不必外徙遂許春秋聽民祭掃出入不禁云嗚呼死者骸骨尚不忍其遷移驚動則生民產業必不忍其蕩析離居矣是以 孝陵止在南京鍾山之陽而山陰多賜功臣葬地 成祖以下諸陵則都葬于天壽山之陽冕子儲位則葬于金山而陵前石物比舊一撲不敢漸以侈大夫以天下之廣豈無佳兆各占之地而必於一山之中一山之中年運豈能一一皆合原脉豈能一一皆長而必欲不離享世者蓋以 群聖之心灼見地理說之爲虛誕而遷居

發墓則在彼億萬物失所之嘆精聚神會則在我有祖孫
相安之樂也故傳世益遠而享福無疆　皇孫之蕃衍者
今幾千有七萬云積善之家信有餘慶而呂才之說至此
可驗矣臣竊慨念東方之俗酷信風水公卿士民皆多惑
染　列聖之明雖不爲其所欺而及於大故則　嗣君方
在亮陰之中未有命戒而卜兆點穴一惟相地官之言公
卿輔相不敢措辭於其間故　健元獻陵之旁固多佳穴
而博擇于楊高廣驪之地使死者有遷頭失足之患生者
有破家奪田之慟而怨咎穹蒼以及于國家者亦旣　聖
明之所親覽也且以目前之憂言之則楊高二邑實是京
師之柢而纔出都門莽若無人之境庶民之無依者豈無

欲居之志而一罹守護軍之役則傳子至孫而其苦不可
嘗故也設若 中朝之制則可以一二陵之守護者兼護
諸陵而以其餘者可補軍額矣徭役豈至於甚苦而不可
居哉不惟是也前朝舊王之陵則不過如今卿相之墓而
恭愍始爲石儀大其石物國初雖因其制 齊厚二陵不
甚高大至于 泰康二陵則極侈而大其引重轉遠之際
畿輔之民多有死傷者而無人敢聞于 恭默之中以發
如傷之念者 祖宗在天之靈亦將不安矣往事已矣無
可奈何自今以後至于萬世永著恒式刻之金石止就
先陵之旁而定其壽穴一如 榮靖大王之命石儀石物
雖難遽廢而差小於創業之時則 聖孝無窮而謙德不

止於漢明矣花潭徐敬德曾已具疏言此而不果上達
殿下試取其疏而垂覽焉則臣言亦不爲妄矣

祭祀之禮

臣竊聞 皇朝祭先之禮止於九廟陵寢有時節之祭朔望之薦奉先殿中惟有新物則薦之而別無日奠之所云夫以天下之大財物之富雖日具牲牢以象平生而亦何所不足哉誠以生之與死養祭殊方而黷于祭祀亦爲不欽故也臣伏惟念 文昭日奠之設實出於 列聖誠孝之無疆而揆之典故則三代以下至于宋元皆所不爲而考之東方高麗以上亦不曾行以 殿下之至孝誠所難已矣但此一事於禮爲煩於神爲瀆於 時王之制亦或

太過其所以爲孝者實非當理之孝也且以目前之憂言之則府庫之積視往年日匱生民之窮比疇昔尤甚而凡祭祀所供米麪之費多於百官之祿蔬菜之辦一出於窮民之力視彼飢夫凍婦斂收升貸艱備本色以納而吏要人情百般阻當如山蔬家菜便於採納者或不骿吏則指爲非市中之物色而斥之市物獨非自山村而來者乎必求月剩以稱其欲而歸家雖辦拊膺頓號之狀則　祖宗在天之靈必所不安矣若如　祖宗之朝時和歲豐財積於無用民或有常產則他日之弊不可暇論而如在之誠自不容掩而猶之可也計自數十歲以後豐稔者幾年生息者幾民乎古之爲國者皆以節用爲先務必使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以至三十年耕而餘十年之

食然後九載之水七年之旱不能爲害民無損瘠而國本安固者以其蓄積之有素而緩急之可倚也今若不幸而久旱大水或有不測之虞則不審 殿下何以處之臣之愚意以爲與其守盛時之過規而傷財害民以償國事曷若遵 聖王之中制而節用愛民以求 祖宗之基業乎
必不獲已朔望之奠止如漢之原廟其他逐日水剌則不
敢再饋而儲其米粟以待不時之需蠲其蔬菜以舒窮民
之力則是亦 祖宗之所樂聞者也在易萃之六二曰孚
乃利用禴言祭祀之道以誠爲本而利於用簡約也今者
文昭祭官下逮胞翟之賤日日頻奠莫不怠倦則可謂
有至誠而利於用約乎旣濟之九五曰東隣殺牛不如西

隣之禴祭實受其福旣濟者旣極之卦也時旣濟矣禴乃
受福況今時則若濟大川其無津涯者乎凡此一事公卿
士民咸知國計之誤終在于此莫不扼腕竊嘆而惧犯
天威未敢觸冒 殿下試召而問之則臣言亦不爲妄矣

經筵之規

臣竊聞 皇上勤御經筵三六九日之外未嘗少廢四書
則講到孟子綱目則已至唐紀而進講之際講官並講則
虛心好問直窮到底故 聖學日造乎高明講說各陳時
務則和顔審聽商議于大臣故庶事不至於頹弛至午罷
講而賜講臣宴又常加錫賚以 示特恩是以爲講官者
莫不策勵思盡其職云嗚呼率是不懈則 聖德之進昌

有其極而大平之治指日可待矣臣伏惟念 聖明之於
此事非不躬履而或有無故而屢停者雖或間御而上下
之情罕有交孚或有下進危言而 上則顧問他事或有
上方樂聞而下有俯伏縶聽者云即此俯伏之禮寔非
至敬之道故在 祖宗朝例賜便坐如 莊憲大王常參
傳香之日亦不停講而 溫顔假色從容顧問有若家人
父子然當此之時上下之志無有不通而民咨國病罔有
不達所以訏謨定策以至今日休者有由然矣一自 貞
熹王后垂簾群臣莫敢仰觀之後習以爲常至於 明良
相遇而一向俯伏 明廟當遂亦嘗每許便坐矣夫君臣
之分判若天地而天之與地必須天氣下降地氣上昇然

後能生育萬物以成交泰之功君之臨民雖於獨運故必須上先虛心而望其啓沃下瞻天顔而審其納否然後可以誠孚志通補闕匡失而身修政擧民安物阜以臻太平之盛矣自古以來未有上驕其勢下怵其威而能成治道者故 英宗孝宗日與閣老商確政事每稱先生詞謙禮肅而閣老有懷無不盡言天順弘治治效㝡著臣愚伏願
殿下自今以後雖未行 中朝立講之制便坐之命一如 祖宗之規非有大事不廢進講所講之書一一踐行行到碍處則以爲吾私之未克盡也必講所以克去之道則庶乎塩梅交濟股肱相資而學古有獲矣

視朝之儀

臣竊觀 皇上視朝之儀方在 冲年雖未能日日昇殿而三六九日則例不停免六府有事無不面禀言官有論懷章親奏十三道府國官員有爲進表而來者并其帶行吏卒而引跪于御階協近之地爲班首者跪告曰某司吏某等某國吏某等見 皇帝親傳玉音曰知道吏卒之小帽敝衣者咸得仰覩 天光而俯伏稽首戎蠻之人辮髮而左衽者無不禮見于御路而 皇帝親傳與飯喫三字如臣蠢愚之衷尚有感祝之意四海萬姓之傳聞其事者孰不曰吾 皇之庶無疾病躬臨萬機而欣戴之心自不容已矣臣竊惟念我朝常參雖有六曹參現之禮而獨無禀事之儀外邑陪箋之官尚不得面見則其進貢吏卒尤

無可望矣況我　殿下臨朝不發公輔侍從罕望衣裳監
司守令之行絶無面承　聖敎之時而只於政院　命以
依前言送四字而已噫依前言送四字豈足以感動人心
乎公朝旣如是則外邑庶官之急於民事者不足問矣嗚
呼朝以聽政云者豈徒望其羊顔習其禮發而已乎將昨
日所出之令如有妨民而病國者則汲汲乎議大臣修改
而夜來所思之政如有益國而便民者則汲汲乎議大臣
施行耳故我　莊憲大王除王體未寧發年之前逐日臨
朝講論聽政而守令之辭朝者亦皆一一面敎曰某邑
有某災某邑有某弊汝往愼職務蘇予民是以政府無日
不坐而六曹之事無不關白擇其大者而稟決餘悉自理

機務不煩而聖治日隆矣臣伏覩 殿下上法 天朝內
遵 祖規常參無日不御而大事俱令面達守令之辭朝
者及因事而到京者皆俾參列而試 問其治民之如何
列邑吏民之進貢者及爲迎新送舊而留京者咸使進見
試 問其阻當之有無而凡有所究例許開達則百司列
邑安得不勤而避遠窮民庶知 聖主之所以慮己者至
於此極而感戴之心永久而不解矣

一聽言之道

臣於 皇上納諫之事雖未詳聞而伏見通報六科給事
中及十三道撫按御史日有奏疏例下該部使之詳議該
部覆奏則詢于閣老無不施行是則天下之事一付于朝

廷之公論而　帝不敢以一毫私意容於其間且不爲近
習之言所遷惑也是以外間之議雖云太監馮保之秉權
而事無壅滯政不拘碍守令多有犯贓者則即廢爲民而
不惜將士或有犯罪者則即令撫按提問而無冤民得其
所而軍從其令蓋由　皇上謙虛樂聞手書責難陳善四
大字以賜經筵講官期以有爲故居室言善而千里感應
群策畢陳而下情上達若此不已則天下之善其來不窮
矣嘉言豈至遺伏而民怨豈至蓋藏哉臣伏惟念　殿下
即位之初固嘗好問而樂聞善言矣如舊臣李滉六條之
疏十圖之說　俯賜嘉納宰輔之臣出使而還　特令書
啓一路農事要察民艱自是以來袪弊救時之策並興于

朝野一國臣民咸知　殿下好善愛民之誠迥出尋常萬
萬也莫不翹首跂足以俟大平頃年以來漸不如初偏私
歲長而起吝日積諫諍於格非則慮其有輕侮之心論尚
於革弊則恐其有紛更之患如前冬李珥之疏識協於時
務而略　賜褒奬實不盡用幸而從者止於細事而大臣
不即議覆如此則國病何時可袪而民瘼何時可蘇耶蓋
上則止於言之不聽而嫉善之徒喜得其機啁啾譏詆無
所不至不謂輕妄則加以生事之罪必使無所容其身而
後快於其心有識之士熟知斯世之不可有爲在內者思
欲抽身而遠逝幸而留者亦皆無心致澤爭務循默或沉
冒以諧俗或滑稽以免謗在外者率皆延頸而還縮幸而

進者相與觀望風色呿舌駭嘆但謀浮沉下位竊祿便養
之計而已嗚呼此兩項人者自爲身計則得矣其如國家
何 宗社何臣愚伏願 聖明上念 祖宗從諫弗咈之
意下念民生含怨無告之怨毋自退托而却人之諫毋自
賢聖而卑人之説虛心平氣熟慮深思邇言必察小善必
爲咈于 上心之言必是畜君之欲也必求諸道而謂之
好我也遜于 上志之言必是逢君之欲也必求諸非道
而謂之諂我也務要通上下之志而講時務之急去民瘼
以醫國病者無所不用其極則將格言日聞而 聖治日
彰失之東隅者雖不可追而收之桑榆者庶有晚效矣

取人之方

臣竊見 皇朝作人之路甚廣惟其有才者則不論其人
之門地而用之如孫繼皐焦竑師之子而令爲修撰成憲丫
頭丫頭婢妾之名之子而令爲編修許三省舉人而令爲山西道
御史其他國子監博士助教學正學錄等官俱以舉人貢
士充補者不可勝數蓋豪富之家專習驕淫鮮克由義而
子弟無賴則反不如寒賤之士動心忍性而增益其所不
能故雖常民舉屬不廢其材科舉之流徒尚文辭少有飭
行而浮躁無實則反不如歷仕之輩長人恤言而當事盡
職故雖舉人貢士多出於顯途此 皇朝之所以立賢無
方而能撫衆馭遠者也臣竊惟念國家取人之制凡民俊
秀皆許赴舉庶孽有學者俾教童蒙公薦有識者亦補臺

官人無棄才而士得見用所以興賢設教者固已至矣但爲外官者專不作興而鄉民欲教其子者甚鮮其中號爲巨擘者得補校生則深羞而自畫中表賤族則雖有良材美質更無振奮之路膏粱之子則怙侈滅義而克承家業者萬無其一作文應擧者亦不多見超群挺世者底從而出乎究其所以然則雖由教化之不明而臣恐賢路之太狹以致之也昔三國雖小所以各能保方隅者以其用人之無間也盖自高麗中葉權臣當國將逞忠智之士起自草茅而有妨於世政謀發庶孼之科而賢路漸狹國日以衰至于我朝謀國大臣秖爲私其子孫之計而不及于萬世失人之憂并與再嫁子孫而禁錮之載錄於令典雖以

殿下之至公其於揚側陋之事尚未知爲急務也須有知書庶孽之無屬處者必令定其軍保夫以都城百萬家讀書者雖衆而句讀分明可以訓蒙者不滿十數苟有樂於教誨者則雖私奴賤僕官贖其身兼給其料使卿大夫之子納拜而請教然後隆師尚德庶成美俗而 殿下惜一軍丁不以多士爲念縱有貔貅百萬不知尊君親上之義則誰得以使之乎須知李仲魁金謹恭之徒雖是庶孽而終身苦學力勸後生先以小學令之卿士知廉耻而重名教者兩人之功爲多而身則不享窮餓而死臣之愚意竊恐專防再嫁則范仲淹之才不用於世專廢庶孽則李仲魁之流又餓于時京外英才罔攸成就而綱倫終斁患

及於國家今如不世出之主遠慕成湯選法 中朝變通
有術期於得人則隆古之治庶望於數十年之後矣如不
得已而出於下策則族系雖微而能以小學四書教人者
賤人則官贖而從良庶孼及再嫁之子勿定軍役俱爲學
長優給其料使兩班子弟待以師禮爲官貟爲父兄者待
以友例布告中外俾其遍曉稍興貴德之風以起願善之
志則作人之盛雖不及於 中朝被褐懷玉者庶不空老
而將來譽髦者庶望獎進矣然而上有好善忘勢之誠然
後隆師尚德之教乃可興行矣今雖旁招俊乂列于臺官
而趍走承順則擬爲好人繩愆格非則以爲迂儒訑訑之
聲色逆拒來人徒得招賢之名而竟無用賢之實臣竊憫

焉夫人才之作不偶爾也頃雖屢經士禍而 祖宗遺澤
猶有存焉先儒學術幸有聞者故思欲導 聖主于無過
之地者不爲無人而 捨故之後天不憖遺李滉旣逝曹
植亦歿如奇大升吳健等凡有忠慮於國家者相繼云亡
其他一長可取一材可用而稍有清望者無不凋喪 祖
宗之所儲養以遺我 聖者今餘幾人哉若此無幾者又
亡之後則臣恐 殿下雖欲有爲而譬如濟川之無舟楫
衛身之無手足膏民散而悔莫之及也臣伏願 殿下
思良辰之難再悼哲人之易萎罔自菲薄飭勵大臣接以
禮貌如 孝宗之稱先生望其啓沃如 仁皇之賜銀章
凡有嘉謨嘉猷罔俾有隱而忠謀所以施行者凡百庶官

畢今擧直而錯枉於林壑退藏之士 手降咫尺之書申
謝前日不力之過而深示如渴之誠期使賁然而來勿拘
格例源源賜對允可以身修政擧而民安本固者無不詢
從又視其人之器識而定其職之高下以爲萬世臣民之
倡則將君子日進不仁者日遠而觀瞻感化之機捷於桴
鼓影響矣

飮食之節

臣竊聞 皇朝御膳之用皆出民賦而收銀以藏尚膳監
太監逐日出銀以貿物膳于市而監餘以進云夫以中土
人馬之盛兼有漕河舟運之路凡山珍海錯可以立致其
新鮮者而必賦銀而貿於市者蓋 天朝聖祖之心必以

爲若致生物則千萬里輸輓之勞有倍於漕運之費而折
定銀兩則六百馬之所轉可轉以一馬矣此法一定民無
倍出之患驛無重運之苦而市廛之中百物皆具隨價定
銀自不闕其御膳矣此所以中原之民日以富庶而太平
之基久益鞏固者也臣愚竊念我國之民常貢之外又有
進上物膳貿納之苦是雖 列聖之朝必爲 太上殿供
奉之資而滋蔓之弊傳至于今則窮民愁怨而將大爲國
家之憂者不可勝紀請爲 殿下節節詳覆也 殿下勿
以爲細瑣而忽之一事之弊能使萬民不得其所而不免
仰累乎 聖治爲臣子者誠不忍坐視而不救也蓋物膳
之出或有昔産而今絶者不問有無一切責辦催促朝夕

之民贏粮倍價而遠求於數日之程一魚之直在本土雖不過米升而及乎遠人之渴求則必用四五斗然後乃能貿歸傭力難支則不得已雇田以支矣雖或土產之物如慶州錢魚則換以紬一疋平壤凍秀魚則換以正布一疋列邑進上物價如此者何限况其輸運之際色吏之粮京吏之賂一出於民而遠方之物則照氷重載馬無完背者故驛馬難支則刷及民牛黃海江原忠清兩南之驛則大小使行及倭野人往來亦不能支而十室九空嗚呼驛卒亦是赤子也其離居塡壑誠所不忍而國家他日將何以優使臣而待隣夷乎考之禹貢青徐荊楊莫非濱海而惟青州貢海錯江淮河漢無不有魚而惟淮夷貢魚以為荼

祀之用而已古之明王不爲口腹而病天下之民如此以
此推之則遠道生物之進止存祭祀之用以蘇其飢民殘
驛是宜 聖政之所當先者也臣又聞之古老京畿一道
生鮮生雉之進大爲畿民之苦是實國初之所未定者也
莊憲大王令水邊居民三百户輪回納魚止爲三時之
湯鮮是時魚價極大者不滿米斗 康靖大王晩年孫舜
孝爲京畿監司適遇華使之來恐其久留多歛魚雉於畿
民擬辦迎接之用而華使遄還魚無所用日以單子計送
于司饔院以供御膳及其將盡舜孝以爲遠日將近當止
於臣身乃再歛於民而進之繼舜孝者又以爲舜孝尚爾
臣何敢廢之乎遂仍爲舊規以及于今則魚價漸重或以

四結定其一尾之價四結雖備則定以八結每結二斗合
得十六斗米以貿一尾　四殿所進日不知其幾尾則各
邑所辨日不知其幾十六斗乎夫十六斗米窮民八九口
一月之產也結出二斗雖似甚微而秋冬之月則貸辨或
易矣當夫春夏舊穀旣沒之時官倉已盡私貸無所里胥
一督而不備則編繫而因之於獄視其赤身餓婦自捽其
短髮而頓號難辨之狀則以　聖主惻隱之心寧忍其累
民之怨而滿陳于前乎腥膻之物旣不肯　御而日費窮
民數十户半歲之食者決非文王惟正之供也況又京畿
四方之本而柴炭芻藁咸辨于是其他徭役倍于他道
皇朝聖祖屢詔優恤畿甸之民以固邦本者其意有在臣

愚窃願 殿下止存 莊憲大王所定漁夫三百户以爲
日用之膳而舜孝所供生鮮生雉之類一切 命罷則畿
甸之民庶或少蘇矣臣聞 孝宗皇帝即位之初詔減日
用 御膳羊一雞一夫羊雞之供成化以前必有成例而
孝宗之心猶恐御膳之或侈而老病之民或不得食肉
則以子致父而不害爲孝夫以我朝 御膳之過制者始
由容悅之臣而弊及萬姓者如此况於燕山荒淫之時凡
百進上之物多所增定而中經 三聖實無人詳辨而力
陳者幸於前秋李珥乃言擧國飢民庶幾一日之蘇復希
竟未 允許此之不先而欲禁守令之横斂所以濬稅歛
簡飲食之教歲傳於鋪馬而民不蒙澤也 殿下誠能思

英宗之隨分法 高皇之戒下簡潔其八珍之進止於適口之味而盡除其不御之物以紓民間之力又令八道守令之辭朝者及回事到京者常常 賜對命觀御膳之簡而 御書張知白魯宗道之家法以賜之使其歸以取則不敢以無名色目厲民自養則庶乎儉約之風自上而下民全膏血邦本永固矣

餼廩之稱

臣竊聞 中朝內自部府掾吏外至鎮邑胥吏凡仰於官者如門子寫手皂隸牢子之屬莫不有月俸之銀二兩五錢而一人在官則在家子弟雖多至四五皆不定役云役雖賤吏而朝夕在官不可以無廩故給銀以續其食優役以全

其家此實成周府史胥徒祿同下士之意也而我國則內
自書吏皂隷典僕外至衙前書員使令等自不離官其舍
莫甚而了無一錢之所及既不暇治農又不能爲工爲商
而其衣其食略無出處作賊則不暇丐乞則無閑此所以
欺官弄術怵民要貨絕簿盜財入倉偷粟不顧廉恥而爲
之者也若嚴刑重法以杜其弊則將不勝其數計之百出
矣孰若開其衣食之源而教以廉恥使之自不爲數也哉
議者必以爲國用已竭難得許多財穀以分許多吏胥之
料矣臣愚竊以爲許多吏胥之不得其料而多般舞詐以
誤國家事者不知其幾何事乎以盜國家之財貨者不知
其幾何斂乎以破軍民之産業者不知其幾何戶乎等技

其欺寧分所盜以均其廩而勿使誤國害民則設有犯法
者上有可執之辭而彼乃自伏其辜矣洪範曰凡厥正人
既富方穀俾其飢寒之切身而望其奸弊之不作雖使臯
陶執法無所施其明矣方今受料之中坐食者甚多校書
唱准之役十五人可爲之事而至設三十餘員歲祿月俸
日料視諸色最優他司冗食之繁舉此可知矣且各司貢
物作紙之價及各道官吏刑贖之布收而藏之不過爲官
員親舊相悅之費及掌務吏胥盜用之資而已是亦公物
也若合而計之節其不當費而用於當用之地則庶司任
事吏卒不患其料之不足矣且外邑假有元穀萬石之地
則秋來費耗至於千石矣若不爲非禮之宴不應私行之

求則以四百石應官衙之用以六百石可分官屬五十人
一年之料矣月給人租一石況有元穀十萬石之地則費耗至於
萬石矣此則不籍于會計徒歸于守令之私用收得許多
民穀以遂一人之私欲而使許多人飢饑是豈天心哉若
留儲二千石以待不時之需官費二千石待使客養衙屬則六千石可分
六百人之料矣況雖云大府之官屬而不至於六百人之
多乎盖 中朝之制如禮部大處三堂上坐起之所合有
九吏承發吏一表封吏一主封表者也卯簿吏一以卯時受署於公座簿者也放牌吏一主投文領文之事者
通引二印工二儀制祠祭等四司各有九人部吏一典吏一知印一當該吏四寫本一
遞本一以通事給貼之目而知之 戶刑二部各有十三道司其吏應多而
他部之吏與禮部必同矣大部如此小司外邑之吏當減

於此矣夫以 中朝人物之盛事務之繁而高官之所使令者止於公事時執役而不敢帶一吏以榮於市巷之目以東方偏小之域人物之蕃不得擬於遼薊一面而內司庶官深好便佞之滿前一吏可辦之事分屬于三四吏秪益喧叫而事實不治出司則必求呵擁之塞路驅從少處則到底興嘆而視事不屢百弊滋興外邑守令必要官屬之盈庭衙吏雖多益選良民之子以充日守而軍有闕額則例充以貧殘之民以致逃散嗚呼奢僭之過而百事之誤如此爲令之計誠能以 中朝之制而先减其六曹吏卒之數令京官不敢帶吏而行廉司外邑以次損之刻定其額如有此裕而彼缺者游移充定止留任事者餘悉配

軍任事者之餼廩內則約其上供（如祭祀之過礼者及御用之不協者）除其
冗費（如按書唱准等空食之貟及作紙刑贖之布）而均給之外則節其邑用（如迎
日非礼之宴及私行干求之費）量其費耗（費耗少而屯田多處則以其所收而并用之）而均給
之使之各任其事而或有作奸犯科者乃移於邊境則人
食其事而國用甚均吏恪其任而公務亦清矣

生息之繁

臣竊見鴨綠以西至于順天除石山瘠原之外一無不耕
之處村屯邑里雞犬相聞而牛馬猪羊籠絡於山野家家
子女五九成群隨其貧富各安生理求平薊州人物尤盛
通州至于　帝城垣籬相屬肩摩轂擊朔野素稱不毛之
地而今爲富盛之如此者盖以　天朝祖宗憂深慮遠如

邦本之固在於民安一隻雞一頭羊不以厲民雖守令廩料亦且月給銀兩貿市物而用之不敢取民間一雞卵一尺布使田賦身役之外無他雜徭允可以安養斯民者無所不用其極故雖間有守令之貪鄙者不敢越法以侵民或以非道取民則巡按巡撫即以提問（提問者提致侵民守令于庭中先杖四十而問其情狀因之于獄也）而劾罷故守令畏撫按之威百姓安朝廷之法所以能人繁而地闢也慨我東方自兩界以及都門之外膴原沃野或有不耕之地昔日民居之處今鞠爲茂草家畜牛馬各一者十無一二民有子女成群者亦甚罕見夫豈天地生物之數偏不足於海隅乎蓋朝廷之法本有便於民者而牧民之吏多不體行常賦之外横歛多端

八結之布歲輸三疋奉足之價歲給五疋戶首或一年兩番則出布幾至十疋為勸農里正編戶大小統者一月六點一或有闕則罰之以布為官屬者或每日一點而有闕則罰之以布一族之役不問遠近親疎而人責三四人之闕價矜抽職此而一空長者襦袴歲備者鮮遑顧孩兒之襁褓乎此民兒之所以凍而難保者也官糴私債艱難備辦而一斗之稅或出四斗納於本倉者一結當納米四斗而輸於遠方者一斗各出四斗卷疋之納歲責八斗戶雉之價歲出二斗戶獐之價歲出三斗進上獐雉其數不多而謗為私用故雖有萬戶必令戶出不以戶出之邑則決句聚獵其與在甚糴粟已罄無以卒歲則賣其牛犢而猶或難繼此民兒之所以飢而艱保者也嗚呼有牛所以當春耕耨

而今乃責食育子所以臨老資養而又至餓斃賑恤無人
方顚謚死之際又以闕軍逃奴之切隣連繫而置之牢獄
或至旬月而猶不見釋所以樂土良田多不暇計而必思
執黙遠走之者也且咸鏡一道進上所入偹布歲不至於
延之多而使一道之民不論大小戶苟食官債者則例収
細布二十一尺大戶則百計可辦矣寄命于土守者何從
而辦乎所以一布衣之不得掩肚也塩盆之稅歲収一石以補軍資則
是以利民裕國而歲収四石且徵大白紙四卷塩戶難支
破盆已久而按籍収稅故相爲塩業則至孫猶徵沿海居
民職此而失業矣北道新設之初野罕人家山多樹木故
土產貂鼠而以之進上矣今則無山不童貂鼠永絶而猶

存其貢他無所得倍價收布貿於京市而納之一面之苦
莫甚於此故前縣監朴漸上書言之而 殿下特蠲明川
之貢移於他邑明川之民則猶可蒙澤矣他邑之民不能
支本貢者又安能偏受斯苦乎國家豊沛之民日以流離
者實由於此等弊瘼之不袪而他道民怨之類此者必多
矣嗚呼國本之所以安固者專在於萬民之寧息而以進
上之事及逐邑官員享奉之故至於百姓之失所而邦本
之杌隉如此若自上誠知民散而國不能獨保則必須師
文王之卑服法 英皇之布衣恒惧一衣之奢而萬民之
或有凍餒者先除其不緊進上之數如燕山加定之物及
雖是國初所定者如或昔有而今無者一切蠲免之後詳

其教條申戒守令使不敢倚以毒民常貢賦稅止收尤數而不敢重斂衙養之物定以費耗石數使臣之供亦從所定器數斗米尺布不敢橫斂於民而一有違者徵以贓律或徙邊城允可以愛養斯民者無所不爲而生物之源亦勿閉絶女壯而不嫁者有罪早孀而無依者許嫁大明之法不廢再嫁之子故欲嫁者嫁之而貞女則自守其節我国孀婦有子者恐其有妨前程陰干族奴而生子從奚者滔滔有之臣之愚意以爲與其拘禁失行以傷風化寧許嫁與良夫以息單民則不爲無補也使男不曠而女無怨百年生育而各爲安居之地則八道之內自無閑曠之處將不期而富庶矣

士卒之選

臣竊聞中國四邊之城碁布星羅不知其數而能保固無

虞可傳萬世者以混天下之民士夫之外非農工則軍而
農工所作多歸於養軍故也三韓鼎峙之時不惟自相侵
伐而日本靺鞨迭舉入寇歲歲戰亡之卒動以萬數而能
蚕斃而復振者以奴婢之法不廣於世而一境之民都為
上用故也高麗以後統合三韓宜乎兵衆力強無往不克
而動輒敗北卒以不振者實由奴婢漸廣僧徒日滋而為
上用者寡也及乎我朝軍役最苦民不堪支有子者不許
山僧則娶賤婢為妻有女者嫁賤奴而受直冀免一族之
侵況如內需之奴則國家特究其戶窮民之殘破者充爭
投屬自今可居之地田非不闢也戶非不增也而究其新
闢之田新立之戶則都是兩班與私奴內奴之田戶而良

人田戶則日見消縮正軍之數不滿二十萬云雖并戶率
而計之不滿四十萬矣噫此數十萬者雖或盡是精兵設
如前朝之季倭船雲集於下三道畿黃之境蒙古紅巾蜂
午於兩界之地則以此二十萬不能分禦也明矣況於二
十萬之中實無千人之可用者乎嗚呼恬嬉之極釁孽旁
成而制變之具疎弱如是　殿下如於萬機之暇思及於
宗社萬世之計則雖係髮膚之重而應無所惜矣況重
不比於髮膚者乎年前雖有奴婢太多之議而各牽於私
未究其本而止臣實痛惜也　中朝之制雖至卿相不敢
有私人數十而我國賤孽之屬或有私奴百數者勳貴之
家雖有千數坐觀國勢之孤弱而不思爲國家獻忠之計

今若自 上先爲限奴之制內需奴婢止留各千抽其壯者以補軍丁而公卿以下以次定限擇其有膂力者定爲步兵有田而身孱者定爲率丁人各五人然後以可支保矣盖爲私奴者有田者少故也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則百萬精兵可辦於二十年之後矣誠如臣計而又擇賢巡撫歷數考來之將使其期於安定則中道軍人遠戍之苦始可漸除而南邊北塞亦可永保其無虞矣尚何倭野人之足畏哉故曰仁者無敵爲仁有術焉至公而無私則可謂之仁矣

操鍊之勤

臣在玉河館早朝屢聞放砲聲問之則曰 皇朝安不忘危使入番軍士二十五萬分爲二番常習戰法于教場在安定門之外五日

休息而三日操鍊邊方大營小堡莫不皆然其所以常存
苞桑之戒于無事之日而讋服戎狄之心于未亥之前者
如此故清河守堡官臣不記其姓名則以五百人能得滿千達子
而擊斬五十二頭廣寧摠兵官李成梁亦見克捷之功云
由其訓養有素而臨事可用也臣因是而思之國家閱武
之法歲不屢舉今秋雖幸一爲而行伍不明旗鼓不整見
者嘆其若兒戲之狀平時如此臨敵安措上番軍士雖有
中日習射之規而爲訓鍊官員者例收關紙一卷而已絶
無教以控弦之法者京衛若此外藩何責是以將不諳陣
法士不識部伍設遇緩急將何應變臣竊惟念我朝雖欲
日日操鍊而勢有所不能者蓋 中朝之軍自內及外俱

有餘丁五人（一家則雖有七八男丁而不定他役）官給馬價（銀十五兩）馬主死則令出半價以給餘丁之代者而官又給其半價人給口粮（一月銀二錢半自秋至春月給馬料三錢）冬則給布一匹（邊墻軍則給衣粮銀加厚云）甲冑弓矢槍劒皆出於官故軍馬甚整而器械精備以之日閑戰陣而軍無所憂矣我朝士卒止有一二保人而或不能備給（父子兄弟亦不得完聚或以十年爲僧無去處者定之並田地一族者則徒率壓名）馬裝器械無不自具點考之時例借於人而或有借不得者以數斗米與吏則以無爲有別侍入番者雖給其祿而不即出給或有前年十月當受者至今年四月而乃給外方之軍出番之後難於留待當受四石者則僅受一石而賣歸口粮常患不足曷能留馬于京以待習陣乎其捐粮雇馬勢所

必至也且東方土俗責辨飲食之弊無處不有而軍卒爲
甚新屬者有新來例幾貫數件上番者有知面鄉味等例
不知其數不待列將之徵虐而爲其屬牌頭掌務之所侵
費者倍於粮數爲色吏旅帥者例給人情布數疋赴邊之
軍雖持十五匹（奉足三人各收五匹）而終猶不足之賣衣貿粮若以所
費備其軍裝馬匹則官雖不給而不患不足之矣兵曹憲府
須嘗有禁戚弊少革然而訓鍊權知內禁預差等免新之
例迄有舊習諸色軍吏視而傚之賣田破家而曾不之恤
外邑軍弊尤甚於此此皆中原所無之事而邊師閭閻知
巡撫不以禁必須先革此弊然後軍憂少紓而可以致力
於軍裝矣南道箭竹之所以船運驛轉于兩界者必爲辻

軍之造箭而略補軍器之矢其餘徒積于營中裂爲笠子以應開節而在防軍士則了無一箭之所及假難人人均給而巡行之時試其遠射能者賞以一束次者半之則庶乎勸勵之有方矣營鎭奴婢或有甚多處可以供薪水應廚役亦可以分軍官之馬直而私放其役以徵衣服之資必以軍士充其薪水廚廐之役其若難堪故倩價雇人以代之（南道軍士素多兩班之子故恥執廚廐之役三倍其價而代之才經一二番則前雖富家無不頓破）其不代立者則或結鬃笠或結魚網奚暇提弓矢哉必使軍士不代奴婢之役然後可以專力於射御矣牧場之馬群行蹂躪全不孳息而無監牧者畏其落職虛張其數以報之及乎點馬則徵于牧子以充其數臣之愚意竊以爲徒

守虞籍而必求充數則馬為無用之物而牧馬之地乃所以為害民之阱也若能歲揀其不能孳息者分給能射之士則場馬無群鬪蹢齧之害而牧子庶免徵納之苦戰士有馬庶於平日閑習其驅馳而無臨危奪馬之患矣凡茲數弊均為內外軍民之患若於此事不為區畫而徒勤操鍊則軍怨日滋而反有以害之也　聖上如欲詰爾戎兵無壞我　祖宗成烈則臣請先於除軍弊備軍裝之事思謀所以處置者又以東國兵鑑陣法等書印頒于將士使其將習兵鑑軍曉陣法而乃加鍊試自內及外無不張皇整頓則庶乎罝兔野人可為干城而赳赳之詩不獨詠於周南矣

城臺之圖

臣竊見遼陽以西至于山海一路距胡地最近故旣於極邊接城（秦萬里城）爲長墻有濠子五里各置一烟臺臺下有小方城（如三岔河等墻綫之地冬月氷凍則恐胡人由此入寇鑿氷爲墻以氷沃之彼不敢入來云又聞戚繼光之備倭于南方也沿海等墻間設烟臺自淮東至于廣西無不如是而守備甚固倭寇以此不敢下陸云）又於長墻之內十五里許（近處相距纔十里遠處或至三十里）以其土築長堤以防胡兵之直進（此則楊太師兆之所築也）烟臺方城俱如極邊而臺上有屋城之四隅各有陴屋向路出門門上亦有陴屋俱覆以瓦城外鑿濠子濠子外築墻墻外深坎幾重坎外或列植楡柳雖胡兵衆驅而勢不得奔突也城中例令五軍丁率家以守之丁給月俸銀（二兩五錢）各墾城旁空地以爲產業

有警則沿海居民群聚以守之十五里置一小鋪三十里置一大鋪城子漸廣而人居者漸衆（如牛家莊既有九軍而冬月益戍以千軍）器械完繕而守備周密凡城頹之處則官撥銀兩以修之中原民犯罪者多所徙居而山海關門有兵部主事一人以朝夕掌其開閉監其出入雖極戀鄉土者罔有逃還之計各於定配之地人懷死守之志是以關外一線之路連綿不絶以達于遼關内則雖無烟臺之城而十五里鋪三十里鋪則無處無之州縣城池無不牢壯雖有勍敵人恃以無惧　皇朝所以設險守國者如此而險之時用信乎其大矣哉臣因是以思之我國兩界之地雖有長城而馬可超升雖有烟臺而人不能居（臺上不惟無城而無草屋一間）風號饕雪

虜之際則薄衣戍卒多有凍死之處不待賊來而反走也必矣孰肯以死守之哉且州鎮之城齟齬尤甚如有胡寇則無非一呼而可登者城中人物到底蕭索雖盡男女或不能守城之一面矣至於南道海邊賊船可泊之處則漁人籬落多有櫛比者（如康津城南九十浦之類）賊來登陸而肆其焚蕩則城中之人望風而思潰矣若於此地左右等臺圍臺設城多置軍器有急收民嚴守則彼素多狐疑者（乙卯作賊之時不敢輕入人家遲留於外審其無人然後乃入倭人之狐疑可知也）雖欲下碇而趁城或慮臺上之卒破其歸舟不敢舍舟而登陸矣今若欲遵 中朝之制設城置臺而一用民力則城臺未完而民已不守矣臣竊聞兩界兵營之中歲留私米幾至於千有餘石而只

應私待之請其他布帛積於無用者不可勝數云何道之
營獨不然哉而况兵曹歲入之布積於無用者甚多若彼
爲兵判爲兵使者有以身徇國之志而無治生營產之念
則出此米布分募飢民歲先毅城而猶或不足則 殿下
又捐内需奴婢之貢以補其缺則彼爲邊將者雖是至愚
之人亦或感 殿下之至誠而爭出私用之物以助築其
城矣蓋我朝内需即宋之封樁而 皇朝之内帑也宋太
祖歲貯縑帛于封樁止與士卒期易胡人之首 英宗皇
帝發内帑銀四萬兩以賑山東飢民古之帝王以天下爲
一人而不私其財如此伏願 聖明之取則焉

黜陟之明

臣竊聞　皇朝於黜幽陟明之政務從其實以直隷巡按王湘山東巡撫傅希摯之題本而見他道撫按之題本則其於擧賢劾邪惜才引不及之事莫不處之得當而吏部以是覆奏施行廉勤公謹者則擢用之不待三考貪汚私邪者則永廢而不使爲惡才不足於劇煩者則改調簡僻善可取其一端者則敎以器使所以天下庶官之奮庸興事多懋實績而熙帝之載以安庶民者也臣愚曰是而思之國家之所以分遣八道監司以明黜陟之法者庶幾乎

中朝而徇私滅公之弊愈久而益深凡於庶官褒貶之際不視其兵民之休戚不視其職務之勤懈而先計當路之親姻次計己身之交舊雖或贓賄之甚者例以最聞憲

有推考之命而無所歸罪則略貶其小縣監務小堡權管以塞其責其中自以爲盡職者簽帷巡行問諸私賓以定高下而已(彼爲私行者多是無恒心恒産而掛口於四方者故守令之厚接者則譽不容口其不滿意者則動浮言以毀之其論無常而監司多信其言)其能驅馳原隰周爰咨訪見野知政觀風察俗以明慶罰者百無其一是以字撫軍民者莫切於守帥而不知軍民之所苦者爲何事綱紀守帥者莫重於監司而不知其人之所爲者如何不辨賢否一切含糊排等雖六年毒民闔境逃散者款接私行而獲譽則一不居中使其復肆于他邑雖到底廉勤盡心字牧者不從私請而有毀則必罷其職使其齎志于窮巷因才調簡隨品改敎以勸激方來之事豈可望乎銓曹以此不識人

品之優劣而或憑今熱之厚薄至以五經府牧恭儉慈祥
民迄不忌者無故而降郡則善者何所勸乎又以不畏國
法貪奢昏暴民咸盻視者超進于清列則悪者何所懲乎
嗚呼國家億萬斯民之命脉專在於用舍之得宜而今焉
顚倒之如此其爲當路之計則得矣如千百年 宗社何
孔子對哀公之問曰擧直錯諸枉則民服擧枉錯諸直則
民不服民若不服國將何依今欲一一黜幽陟明擧直錯
枉則明直者無幾而枉幽者發多雖日論黜而將不勝其
優進矣臣愚竊念我國之中文教雖行而務實者少守令
不知爲守令之法監司巡撫不知辨守令之法治民省方
一以聽見從事故守令所作之事多所濶略而爲使臣爲

銓衡者常患於知人之難如唐臣陸贄敎御史之言簡協
該具守令以此治民則庶有可觀之政而使臣以此省方
則庶得觀人之法故臣敢排寫于後以進伏願 殿下亦
以此書爲知人安民之規大書特書粘之 冊扆辭朝者
書此以授之已往者書此以頒之使其掛于任所而常之
御思訓習一年之後審其行否乃定黜陟則爲守令者罔
不盡心而民得其所者必多爲使臣者庶明於擧劾而銓
官亦不朦然矣

命令之嚴

臣竊聞 皇上善書額字以敬畏二字賜中書閣老以正
已率厲四字賜六部尙書不徒令其臣下而又以責難陳

善四字賜經筵講官先聽其臣之所教故朝臣罔不祗惧閣老日〻在閣六部庶司逐日常仕以事其事其自警之辞則皆以爾俸爾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大字揭于座隅以資瞻戒其令下之語則不論大小事俱書以正字粘于官府之壁道路之旁使其預知其餘外方亦然凡朝廷有命撫按總督奉申之言及邑守鎮將奉行之言一不亂草寫以中字鏞城村店之間無不明揭俱以洪武正顔柳書之點〻畫〻莫不指正雖縣鏞小吏莫不有教也如是雖窮閭僻巷之民咸知朝廷之有某命除某弊守令之出某令行某事如期辦集不敢抗忽而奸胥豪㑌不敢容術於其間所以維持萬姓綱紀四方以保其久安長治之策者如此臣愚窃計聖

主臨御以來下教於中外者莫非仁心仁聞之發而上司書吏及監司營吏乘醉亂書半落半草以傳于小各司州縣則小各司州縣之吏略書于謄錄以示官員爲官員者專不致意或見未終行而遽令歸藏曰此是今世行不得之事也或欲遵奉　朝命者問于下吏則下吏恐其無利於已飾辭以告曰若行此命則官司難以扶持爲官員者點頭令退則下吏投于收紙之筒或未踰年袖去而塗壁裒彼無告之民不知朝廷之有某命橫歛之依舊而未敢言苦役之如前而亦敢訴嗚呼君令而臣行者何謂也將欲宣上德而致之於民也今有當路之折簡則雖極重難之事無不粘壁施行而獨於　聖主憂民之命易如反掌

之事而廢閣慢忽之如此臣之前所謂三綱不明者至此
而可驗矣是以中原之民雖至愚至賤者猶知先言朝廷
後言官司而我國之民知有官貟而不知有朝廷甚者知
有吏胥而不知有官貟自古以來君臣民庶一皆渙散而
能永其國者臣未之聞也然究其所以至此者雖是奉行
之非人而窃恐 殿下之所以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
言者猶有所憾以致之也所謂天命者非求於窈冥慌惚
之域也不過慎諸日用而勤民之事故殷王中宗嚴恭寅
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臣愚未信 殿下之所
以畏天命者果如中宗乎民多饑色户有怨聲故天屢降
災異以示警懼而司饔肥肉甚於梁庖司僕肥馬多於梁

既欲天仁愛其可得乎所謂大人者非必居高位然後謂之大人也雖在常布有能稽古人之德稽謀自天而能格君心之非者則可謂之大人故衛武公使人箴儆工師誦御之言無不念聽臣愚未信 殿下之所以畏大人者果如武公乎大臣之見恩禮頗衰近侍之言亦不念聞故皆以括囊爲無咎不先郭隗而能致其賢於隗者乎所謂聖人之言布在方策者莫非可畏之事而如節用愛民一句最是君爭人者之先務故 高皇帝以此建規而聖子神孫遵守不失以至于今雖貪官汚吏罔敢違制以侵民臣愚未信 殿下之所以畏聖言者果如是乎逆臣曾有引聖言以諫者而 殿下以迂闊爲教臣雖無似竊見聖賢

之言無非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要道而未見有透澈底一句也　殿下誠欲臣民之畏法而由中及外無不令行而禁止則臣請於三事先加兢畏屋漏之中常如上帝之有赫其臨蒭蕘之言恒若孔子之沐浴而告凡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撿身如不及改過不吝求賢若渴從諫如流等事一以古之聖王自期常思一民之飢猶己飢之一民之寒猶己寒之寧菲飮食而餼廪必稱寧惡衣服而貢賦必均寧出私人以敷軍額寧已私儲以固邊城將以施於臣民者一皆本之　聖身而無罅隙之可議然後乃召群臣乃渙斯號以爲民父母者民不可不養之意申申誥諭一如慈母之寄赤子于他人而慇懃切囑之言面對誡命如

我　莊憲大王賜以戒辭如宋太宗宮府州鎮一體遵行
窮荒絶域罔俾壅閼期使一國之內匹夫匹婦皆得其所
遹來之日謂將面詢其效使臣之行又須審問其虛實然
後執其尤無良不用命者快示兩觀之誅首足異處徇于
八道使知方命者必殛之意則眞僞難逃於　聖鑑之下
而億兆同蘇於一令之中矣然其所以教之之具一有不
至則或用覇術而治道不純矣臣竊見朱子語類一書卷
帙雖多分類甚精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監司有監司之用
節鎭有節鎭之用守令有守令之用爲父兄師帥者有父
兄師帥之用天下萬事無物不具欲爲東周捨此難做矣
今以許多功力庶幾畢印其書若於六曹各司及監司兵

水使四長官等處 命頒而藏之使於治事之暇省非時
之宴樂各擇其類而觀之隣旁倅帥及士子之有志者莫
不傳看則朱子之所慨嘆而未行者庶有明於東方之日
矣然其所以致此之機則專在於 殿下之懋不懋如何
耳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行曾子曰
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惟 聖主之留神焉
右我
昭敬大王七年甲戌重峯趙先生以質正官赴京諦觀
中朝文物制度之盛意欲施於東方及其還也草疏
兩章切於事務者八條關於根本者十六條先生先
上八條疏及質正錄一篇以爲我國當一遵 明制

先王批曰千百里外風俗不同若不揆風氣習俗之殊而強欲效行之則徒爲驚駭之歸而事有所不諧矣於是先生知言不用不敢更上後十六條疏而今其遺稿猶幸尚存竊觀先生之志不止於效行 明制將欲因此推而上之挽回三代之治而 明制尚不許施行則他又何望玆所以括囊退藏者歟噫先生生于嘉靖甲辰而以萬曆甲戌奉 命觀周則是時先生年纔三十而其見識學力已造高明正大之域則實吾東上箕封以來數千載間間世鍾英傑出之眞儒也有臣如此而言計不用終身坎軻竟以伏節而終豈不痛哉愚自弱冠之日欽仰先生不啻山斗常

忠事跡泯沒無傳積年搜訪僅得遺文若干篇類爲全集欲剞劂廣布以圖不朽而卷秩頗多工役未易姑撮其中請絶倭奉義時封事諸篇及傳信言行錄題曰抗義新編列行于世矣今又以此兩疏別爲一書名之曰東還封事後之欲知先生者當於抗義編觀其精忠壯節於此封事中考其經濟大志則雖不必遍觀全集而亦足以知先生之槩也蓋先生篤信好學守死善道明誠兩進有體有用而所以行之者一也如使先生生於泣麟之前得逮摳衣於洙泗之間則吾知先生必能優入升堂之列而決不在七十子之後矣嗚呼盛哉 天啓壬戌春安邦俊敬書

重峯先生東還封事終

天啓丙寅仲秋順天縣曹溪山松廣寺刊